

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



来自无人地带的 明信片

[英国] 艾登·钱伯斯 著 邹亚 译
译林出版社



来自无人地带的明信片

[英国] 艾登·钱伯斯 著 邹亚 译

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无人地带的明信片 / (英) 钱伯斯 (Chambers, A.) 著; 邹亚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4

(译林少儿文库)

书名原文: 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

ISBN 7-80657-680-0

I. 来... II. ①钱... ②邹...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394 号

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

Copyright © 1999 by Aidan Chambers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odley Head Children's Books, one of the Publishers in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1-047号

书 名	来自无人地带的明信片
作 者	[英国] 艾登·钱伯斯
译 者	邹 亚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The Bodley Head, Random House,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4
字 数	239 千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80-0/I·506
定 价	(精装本)20.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邹 亚

艾登·钱伯斯是享誉当代英国文坛的著名儿童文学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对青少年青春期微妙心态的深刻理解，在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视为青年一代思想和情感的代言人。

钱伯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英国达勒姆市以北七英里的一个小镇上。他是独子，父亲是一名手艺精湛的木工，母亲是家庭妇女。小时候家里只有五本书：一本《圣经》、一本小字典、一本健康手册、一本房屋维修手册，还有一本带彩色插图的《伊索寓言》。这本书是他最喜欢的，他经常一边看着插图，一边仔细聆听大人讲解书中的故事。九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他发现自己竟然能够流利地高声朗读书本上的内容了。

十三岁那年，他转入当地的伊丽莎白一世语法学校，英语部主任吉姆·奥斯本先生改变了他的一生。是奥斯本先生让他第一次领悟到读书的快乐和读书的重要。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艾登不仅阅读了许多世界名著，观看了莎士比



亚戏剧的演出,还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各种辩论会。开始尝试写作那年,他只有十五岁。

上学期间,每逢假期他都去附近的农场做工,休息时在旷野漫步,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小说《破晓时分》提供了背景资料。

一次,他乘坐自己的游艇出海,遭遇风浪,险些溺水,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在我坟上起舞》。

一九六〇年,他听说有兄弟俩正在创办一个现代模式的圣公会修道院,里面的教士、修女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工作,惟一的条件是他们的工作必须和儿童、年轻人有关。艾登和他们见了面,随即决定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一段生活为他的另一部小说《我现在已明白》提供了素材。

因为儿时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作家,一九六八年,他辞去了工作,正式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钱伯斯的主要作品有:《海豹的秘密》(1980)、《礼物收取者》(1983),这两部小说均获荷兰银铅笔奖,深受小读者们的喜爱。系列小说包括:《破晓时分》(1978)、《在我坟上起舞》(1982)、《我现在已明白》(1987)、《收费桥》(1992)、《来自无人地带的明信片》(1999)。他目前正忙于创作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争取年内可以与读者见面。除小说创作之外,钱伯斯近年来还大力推动儿童阅读活动,著有《打造儿童阅读环境》(1991)、《告诉我:儿童、阅读和讨论》(1993)等,广大教育工作者从中获益匪浅。钱伯斯于

二〇〇二年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所颁发的被誉为“小诺贝尔奖”的最高奖项“安徒生奖”，但为他赢得最高声誉的还是他的《来自无人地带的明信片》，这部小说使他成为英国图书馆协会颁发的一九九九年“卡内基奖”得主。

爱情和婚姻历来都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从古到今，中外读者无不被那些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所打动。同样，钱伯斯在小说《来自无人地带的明信片》中也给读者带来一曲缠绵凄婉、催人泪下的篇章。

荷兰姑娘海特勒伊在战争中偶遇英国伞兵雅各布，她对他可谓一见钟情。她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的：“降落伞像五彩的纸屑从晴朗蔚蓝的天空徐徐落下，我清楚地记着他的到来……他的眼睛深深打动了。”似乎是上帝的安排，他们不久又见面了，这次，海特勒伊真的成了雅各布的天使。雅各布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照料雅各布的日日夜夜里，她为他喂饭，擦身；在寒冷的冬夜里，她甚至把他搂在怀中，用自己的体温驱散阴冷和潮湿。她把自己的初恋，自己的心，一切的一切统统给了他。雅各布心脏病发作，走了，也带走了海特勒伊的全部情感。她伫立在他的棺木前，许久许久，诵读着他们共同喜爱的诗句：瞬间生命即成完美。海特勒伊对雅各布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不图回报的。她心甘情愿和他在一起，勇敢地面对残酷的现实，并且保住了他的孩子——他们爱情的结晶。



光阴荏苒,在弥留之际,她脑中想的还是她的爱人雅各布。当她在病房中见到雅各布的孙子小雅各布时,她的眼中闪烁着泪花,仿佛自己又回到了过去。同样,雅各布的发妻,萨拉,对雅各布也是一往情深。战争把他们这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拆散了,从此天各一方,来日相见,却已阴阳两相隔。尽管如此,萨拉对雅各布的感情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减弱半分,相反,她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小雅各布和海特勒伊在一起谈到萨拉时,他告诉她说,在萨拉的心里,任何人都比不上她的丈夫,他似乎是最完美的。他无法理解自己的祖母。同样,海特勒伊的外孙丹恩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外祖母。在替她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他始终弄不明白,外祖母如此短暂的爱情生活究竟为什么能影响她的一生。他甚至想,假如雅各布可以活到现在,他们的感情还会如此强烈吗?他的疑问其实表现了年轻一代对爱情乃至婚姻的不同看法。以海特勒伊和萨拉为代表的老一辈人,他们观念保守,行为传统;他们视爱情为生命,婚姻更是神圣不可侵犯。海特勒伊爱上了雅各布,一个外国人,一个有妻室的男人。读者能够理解他们,原谅他们,但他们却不能原谅自己。他们始终有负罪感,认为自己的行为对不起萨拉。而对于他们的孙辈来说,这种情感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的爱情理念是:合则聚,不合则分。这样,彼此之间就没有了婚姻的束缚,没有了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责任。

小雅各布年仅十七,天真、固执。他因为读了《安妮日

记》而迷恋作者安妮，甚至妒忌书中安妮的初恋男友。这是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对爱情，对异性的懵懂幻想的自然表现。他怀着对安妮的爱来到荷兰，短暂的停留却很快改变了他的情感世界。他先是被托恩女性的外表所迷惑，后来又结识了荷兰女孩希莱，两人立刻坠入爱河，如胶似漆，不愿分开。虽然没有任何婚姻的承诺，他们照旧偷尝禁果，并对此未有丝毫的内疚。感情的游移、多变是年轻一代的特征。钱伯斯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对爱情、婚姻、性的理解，在这个方面他没有做出任何评判，只是通过描写两代人的真实生活——他们的道德观念，他们的情感世界——让读者自己做出最后的评判。

钱伯斯的小说被英美主流媒体称为“后现代青春期小说的突破之作”。《来自无人地带的明信片》用交叉的方式叙述了两代人的故事。这是两段前后相差五十年，穿越不同时空的故事，既有作者本人的想像，又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退伍老兵的回忆片断，读者仿佛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亲历了解放荷兰的惨烈战斗。钱伯斯一贯认为，书原本没有生命，只是将一些符号凸现纸上，是广大的读者给了它生命。他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熟悉青少年心理，故而擅长挖掘青少年青春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当今青少年文学，常常是以早熟少年的眼光观察成人世界，是衔接儿童时代与成人阶段的纽带。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刻意回避一般青少年文



译林少儿文库

学所禁忌的主题,不但涉及青春期的躁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以及对前途命运的迷惘等内容,而且还巧妙地引出如同性恋、双性恋、安乐死这样的敏感话题,给读者以思考的空间。

小说语言流畅、生动。读者在作者的引领下,穿梭于阿姆斯特丹迷宫似的街巷,领略荷兰的风土人情。生与死,过去与现在,似梦似幻,亦真亦假;一切一切都将随风逝去,留下的是无尽的回味。

二〇〇三年秋于金陵

明信片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但到处都是年轻人。

——萨拉·托德

他因为不熟悉附近的路，所以开始按原路返回。但他又改变了主意，不想乘电车去火车站，也不准备现在就回哈勒姆。他沿着王子运河继续向前走，刚才的所见所闻仍让他感到心烦意乱，以至于没有留意自己在哪里；他满腹心事，不知道自己正去往何处。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一辆电车从他前面叮叮当当地驶过马路，他这才回过神来。突然间，他想置身于人群当中，想体验一下在人流中被推来搡去的滋味，想体验那份喧闹、忙碌和分神的乐趣，想忘掉自己此行的目的（过去的二十四小时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烦恼），想喝点儿什么，想在街边供游人休息的场所找张桌子坐下，一边喝一边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虽然那时他并没有承认，但他实在是想经历一次冒险活动。

他感到皮肤一阵刺痛，继而莫名奇妙地打了个寒颤。



虽然天空乌云密布,快要下雨了,但九月中旬的天气依然温和宜人。他穿着一件带帽的短风衣,身上有些冒汗。他后悔不该穿这件衣服,但它上面的口袋很多,很有用,可以装像地址簿、外语常用语手册、交通图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他需要的,在异国他乡,独自一人出门时随时都可以把这些装进衣服口袋里。

走过运河上的一座桥,他选择向右拐,不久便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很大的露天广场,旁边耸立着一座大型剧院,剧院的正面对着广场,许多街道和电车路线也通向广场。这是莱登广场。剧院的一侧是一个微型广场,像观众面对舞台一样面对着广场,这儿放满了桌子,侍应生们在这个遮有顶棚的咖啡馆里忙进忙出,好像鸟儿进出巢穴一般。

他挑选了一个离剧院最近又靠近广场的座位——第三排——坐了下来,等待侍应生的服务。

他等待着,但没有人过来。他该怎么办?你算是什么顾客?他们的职责是为你服务吗?别傻了,认命吧!他好像听见他爸爸在说话。羞怯,致命的羞怯,使得他一言不发。他未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在乎等待,周围可看的東西多着呢!在广场的正中央,一个演唱组合正在献艺,其中有两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拉小提琴的是一个白人,吹金属哨子的是一个非洲黑人,还有一个身体丰满的女孩子,她是这几个人中最抢眼的一位。她蹲在一只倒扣过来的垃圾桶上,在音乐的伴奏下,疯狂地敲击着一对小手鼓,长长的金

发在空中飞舞。她双目紧闭,被晒成棕褐色的玉臂裸露着,两只手上下挥动,看得人眼花缭乱。那对圆滚滚的乳房在她的黑色紧身背心里面上下颤动着,穿着白色利克拉长裤的粗壮的双腿夹着两只破旧的小鼓。突然,他觉着这两只鼓好像是某人的结实的屁股,大概是他自己的。嗨,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以前从没这样想过,更别提联想到自己了。

他的屁股在座位上动了动,他偷偷地笑了,这是自我发现的乐趣。

“我等待侍应生来服务,但没有侍应生为我服务……”他合着小鼓的节奏低声哼唱着,直到一根从皮衣服细长的袖筒中伸出的无力的手指挡在他的面前。比那对像屁股一样的小鼓更让他吃惊的是,一张女孩的脸微笑着俯视着他,在征求他的意见。当他意识到她手指的是他旁边的空座位时,他向前弯了弯身子,好让她不费力地从他身后挤过去。他闻到了旧皮衣和温暖的牛仔裤所发出的诱人气味。

她坐下来,两条修长的腿(她个头并不高)伸进狭窄的小桌下,她想让自己的腿舒服些,可在调整姿势时碰到了他的腿。他在心底暗暗地祈祷着:靠近些,再近些。她留着短发,黑色的,有波浪的,这使她看上去像个男孩子。她苍白的脸上没有化妆,宽松的黑色半短皮夹克里面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下面则是一条整洁的黑色牛仔褲。

她笑着表示感谢,并问道:“不列颠人?”

“英国人。”



“我明白。我很高兴我是荷兰人。”

他耸了耸肩，没有再为自己的卖弄学问找任何理由。有些人（他爸爸和他姐姐佩内洛普，也叫波佩）指责他爱卖弄学问，说只有缺乏想像力的讨厌鬼才会有这种坏习惯。他补充说：“我只是想说我不是威尔士人，不是爱尔兰人，也不是苏格兰人。”

“我也很高兴自己不是弗里斯兰人，不是佛兰芒人。我并不是对这些民族有偏见，只是……”她看了看桌子，“要喝的了么？”

“还没有。”

她回过头去，东看看，西望望，然后懒洋洋地举起一只手，手指很长，非常性感，足以使他这样的恋手狂想入非非。然而，她从容的举止吓退了他那动摇的自信，却又勾起了他的欲望。此外，她身上有种让他捉摸不透的东西，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可他说不清到底是什么。

“到这儿来度假期的？”她问道，“假期”这个词的音发得不太准确。是发音障碍？还是受荷兰语的影响？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喜欢她的发音。

“可以这样说。”他没说实话，因为他不想把整个复杂的故事从头叙述一遍。

“聊几句可以吗？”

她嗓音低沉，更增添了她的魅力。

“当然，我喜欢！”

侍应生走了过来，她用荷兰语跟他说了些什么。

接着，侍应生转过来问他：“需要点儿什么？”

“只要可乐，谢谢！”

“不想喝啤酒吗？”她说，“尝尝荷兰的优质啤酒。”

他通常情况下是不喝啤酒的，但还是入乡随俗吧！“那好吧，来一杯。”

“修道院啤酒？”他好像听见侍应生是这样说的，但想想又觉着不对。

她点点头，侍应生转身离去。

突然，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傻瓜，坐在她的旁边，穿着厚重的风衣。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把衣服脱掉，搭在椅子背上。当他重新坐下时，他的腿碰到了她的腿。他有胆量再往前靠吗？她会默许吗？泡妞可不是他的一贯作风——不是不想，而是怕遭到拒绝。他讨厌自己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性饥渴，那会使得他全身的血液涌动。当他看到别人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全力以赴的贪欲时，他感到恶心。他爸爸常因为他的这种挑剔而蔑视他，说这是他无能的又一种表现。

他非常想看着她，但又担心自己的内心所想被她看穿，所以他强迫自己去看广场的那一边——连敲带吹的演奏组合正在收拾家什准备离开；去看那些现代化的广告和熟悉的国际知名品牌的图标：汉堡王，百事可乐，喜力啤酒。它们到底是在装扮还是在污染荷兰古老高大的建筑？



她问他：“第一次来荷兰吗？”她的话使他摆脱了窘迫，也使他有理把目光再次投在她的脸上。

“是的，昨天才到。”

“你喜欢这儿吗？我指的是荷兰，不是这儿。”她点点头，不再看广场，“说实话，这儿是一个专敲游客竹杠的地方。”

“可你不是游客。”

她皱了皱眉，笑了。“不是，我只是——用你们英国人的话怎么说来着——路过，想喝点儿东西。”

“路过应该是 pass by，如果说 pass over，那意思是你快死了。”

她咯咯地笑出了声，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嘲讽地说：“我希望我还没有死。”

“在我看来，你活蹦乱跳。”

她做了个动作，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谢天谢地！”说罢，伸出一只手，“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托恩。”

“我叫雅各布。”他说，虽然不是英国式的握手，但短暂接触也让他陶醉。

“雅克？”

“你愿意这样叫就这样叫吧！”

“我喜欢雅克这个名字。”

侍应生过来了，把两大杯栗色的啤酒放在他们桌上。雅各布身子动了动，想从风衣口袋里拿钱，但当他打开里侧

口袋的拉链,拿出钱包,取出钞票时,托恩早已付了钱,侍应生也已不见踪影了。

“嗨,我不能让你替我买单。”他说这话时语气并不重,因为他希望她付钱,这样一来,他就欠她一杯啤酒,等一会儿他再去买两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可以延长了。

“你是头一次来这儿,让我做东吧!”

“可是……”

“下次你再请我。”

照她的说法,他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好吧,”他把钱包塞进口袋,举起酒杯,“谢谢。”

“为你的健康干杯!”

“为你的健康干杯!”他模仿她的祝酒辞。

他们开始喝酒。

“喜欢吗?”

“真够劲儿!它真的是叫修道院啤酒吗?”

“当然。这是修道士酿造的。味道应该很纯正的,是吗?”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你跟谁一起来的?”

“我一个人来的。”

“住在酒店里?”

“不,住在别人家里,在哈勒姆附近。”

“对你来说,这样太好了。”托恩说,“是吗?”



“是的。”雅各布又说谎了，因为他不想谈起这个话题，他端起那杯味道很浓的啤酒，咕咚一下又喝了一口，他发现这酒比他以前尝过的任何啤酒都要难喝。他已能够感到啤酒在他的胃里翻腾。托恩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

她说：“你认识阿姆斯特丹的路吗？”

“不，老实说，我连自己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你有地图吗？”

“有。”

“让我来指给你看。”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托恩帮他辨认方向，设法向他解释城里的电车线路，并用雅各布的钢笔在地图上标出她认为他可能会感兴趣的地方。

“想像一下，这座古老的城市就像半张蜘蛛网，火车站就位于网的中央，”她说，“运河就是这张网中的各个半圆，你瞧，跨越运河的街道就是——绳子。”

“是线。”

“对，连接蜘蛛网的线。”

“在我看来更像是迷宫。”

“是的，或许是像迷宫。”

“很容易在这儿掉进陷阱，在那儿又迷失方向。”

他们两人研究地图时头对着头，肩膀蹭着肩膀。托恩轻轻地捅了他一下，她的笑脸近在咫尺。她说：“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雅克。”